

商 传 / 著

百家讲坛《永乐大帝》依据的蓝本

永乐皇帝

朱 棣



長 春 出 版 社

商传 / 著

百家讲坛《永乐大帝》依据的蓝本

永乐皇帝

朱棣



長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永乐皇帝朱棣/商传著.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445-1250-3

I. ①永... II. ①商... III. ①明成祖 (1360~1424) —传记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5131 号

永乐皇帝朱棣

著 者: 商 传
责任编辑: 张中良
封面设计: 尹小光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 编 室 电 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邮 购 零 售 电 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81 千字

印 张: 19 印张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 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4917482

再版前言

这是三十多年前我初学明史时做的一个题目，后来写成了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最终又写成了这本人物传记。当时是想通过对朱棣这个人物的研究，能够对明朝的各种制度、明初的政治形势、社会经济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为其后的明史研究打下一点基础。

先师刚主（谢国桢）教授是晚明史研究的大家，但是对我选明初题目，他仍然十分支持，并且指导我去关注元末明初的学风变化问题，可惜我当时未能完全理解先师教诲。光阴荏苒，转眼已经三十年过去，我也已垂垂老矣，却学业未进，深感有愧先师。

近十余年来，自己又尝试追随先师治学的道路，去做一点晚明历史的问题，迄今未有所成，只是当作治学的旨趣，乐在其中。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是我十分景仰的节目，从未想到自己也会走上这个讲坛，居然讲了永乐皇帝这个旧题，自知讲得是极其糟糕的。多年来，治学旨趣已变，虽于读书间亦或偶有所得，聊补当年的无知，其实并无更大的进步。

感谢长春出版社愿重印此书，深感诚惶诚恐，兹将原书中错讹略加校订，个别篇章顺序稍加调整，再奉献于读者，敬望得到指正。

2010年初夏于北京

序 言

十年前初涉明史，我曾选择了永乐朝作为入门的研究题目，因为永乐朝不仅是继洪武朝之后明初政治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有明一代典章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开始只是对永乐朝制度和事件作了些研究，后来便逐渐对永乐皇帝朱棣这个历史人物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酝酿着写一本《永乐帝传》。当时拟了提纲，搜集了资料，辑成长编，作了一些准备。谁知真的要动手写时，又感到困难重重。

我一直认为像永乐皇帝这样著名的历史人物，应当给予较高的评价。但是事实上对于他一生轰轰烈烈的作为，从古至今，皆有异议。他以藩王夺位登极，又多行杀戮，被视为篡弑者和暴君。他即位后实行专制统治，更定官制，建立内阁，开设东厂，使用宦官侦缉，又大肆营建，迁都北京，兴师出征，通使海外，……无一不为历史上的大事，又大都为人所指摘。对于他的这些活动，究竟如何去写才能做到既不过誉又不苛求，确实使人感到难于把握。

我起初还以为像永乐皇帝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必定有极丰富的资料。但是事实上却是资料枯乏，疑难颇多，而且对于他的研究甚少。这一方面固然是中国传统记史方法的缺陷，同时也是永乐皇帝夺位登极后极严格的避讳和文字狱统治的结果。他在位期间曾经两次修改《太祖实录》，其登极前的活动，记述失实且不详。登极后的活动，又涉及甚广，除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外，又有民族问题、对外关系问题等，这些过去大都缺乏研究，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学者来说，当然是倍感困难了。况且我总想写成一部内容生动的人物传记，收集到的资料也嫌不足，只得暂时放下写作的念头，先围绕着

永乐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同时继续搜集资料，修改提纲。1981年秋天，我在硕士论文答辩时，导师谢国桢先生和王毓铨、许大龄、刘重日、曹贵林几位先生都鼓励我写成这本传记，使我增添了信心。此后我又先后写出几篇有关的论文，作了些准备。恰逢北京出版社闻性真同志约稿，并对这本传记的写法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1984年冬天，我开始动手写作，中间写写停停，前后花了两年多时间，总算是写完了全书。

这部传记前后写了两稿。起初由于我对永乐皇帝有所偏爱，又希望能够给予他一个完整的评价，因此对于他专制残酷的一面多予谅解，愿意将他写成一位有为而严酷的政治家，而不愿给人留下一个暴君的印象。初稿完成后，自己也觉得不妥，于是作了较大修改，对于他的功业和才能尽可褒扬，对其专制残酷也绝不掩饰，对其一生功过是非尽量作比较客观的叙述和评价，于是写成今天这个样子，不知能否如我所愿。

作 者

1987年9月1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目 录

再版前言

序言	1
第一章 北国十八年	1
当燕王	1
从宫廷到塞下	6
强藩之首	11
第二章 叔侄之间	25
一根“棘杖”	25
“秀才朝廷”	31
燕王的“病”	38
第三章 “奉天靖难”	46
出师告捷	46
真定之战	51
转守为攻	57
胜败之间	72
第四章 壬午之难	87
金川门之变	87
建文的遗臣们	97
建文帝疑踪	107
第五章 专制与集权	114
在尊儒的背后	114

	《永乐大典》	120
	官吏的检选与内阁	124
	在专制的密网下	130
	第二次削藩	142
第六章	志在统一	148
	北边的忧患	148
	亲征	159
	迁都北京	168
	西南统治形势的发展	177
第七章	外交的得失	186
	闭关与开关	186
	通使西洋	194
	西域使臣	205
	多事的交趾	212
第八章	艰难盛世	225
	“斯民小康”	225
	户部的困境	240
	唐赛儿起义	246
第九章	国事与家事	255
	操劳的帝王生活	255
	立储之争	261
	多病的晚年	270
第十章	最后的亲征	275
附录	朱棣年表	287

第一章 北国十八年

当燕王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一群头裹红巾的农民从颍州呐喊而起，就像一股“红流”，荡涤冲击，势不可挡。顷刻之间，漫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

真是时势造英雄。凤阳皇觉寺中的穷和尚朱元璋，投身于这股“红流”之中，凭着超群的胆略和才能，数年之间，由一名普通兵士直做到了威名赫赫的红巾军元帅。

当时，元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中国陷入了群雄纷争的乱世之中，各路英雄逐鹿中原，你争我夺，胆大的竟自称起皇帝来。朱元璋却并不着急，他采纳谋士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朱升传》）。名义上奉着红巾军小明王的宋龙凤年号，官拜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相，实际上，自从他率众渡江攻占集庆并改名应天府后，就已经是独霸一方的势力了。他在应天招纳贤能，攻城略地，声势一天天大起来。当时，应天的上游有江州陈友谅，下游有平江张士诚，势力都不算弱。朱元璋与他们杀来杀去，有胜有败。到底鹿死谁手，一时尚难分晓。

至正二十年（1360年），对朱元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暮春三月，浙东最有影响的人物刘基、叶琛、章溢等人被请到了应天。隆重的礼遇之后，朱元璋迫不及待地向他们一一征询日后的攻取大计。青田人刘基，字伯温，素以知兵自诩，喜好慷慨而谈。他分析当时形势道：“士诚自守虏，不足虑。陈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但其地据上流，无日不存

亡我之心，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定可成就帝王之业。”（《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这番话正中朱元璋的下怀，于是决定先与陈友谅一决雌雄。

陈友谅本是徐寿辉的部将。他倚仗自己势力雄厚，将徐寿辉胁迫至江州，自称汉王，随时准备着顺流而下，吞灭朱元璋。两雄间的一场恶斗迫在眉睫。

入夏后，应天城内便显出军情急迫。人们关注着上游的消息，对这场即将到来的争斗，感到有些后果难卜。

偏偏在这人心惶乱的时刻，旧历四月十七日那天，朱元璋的庶妻硕氏生下一个男孩，他便是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吴晗：《明成祖生母考》（《清华学报》1935年3期））四十三年以后，当朱棣夺位登极成为皇帝时，他出生时的情景被描绘成“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闕，连日不散”（《奉天靖难记》卷一）。这当然是虚无的臆造。事实上，伴随着朱棣呱呱啼落的，只有战火硝烟。同他满月祝福声接踵而至的，则是陈友谅兵围太平的告急文书。闰五月初一，太平陷落，守将花云战死。接着，陈友谅兵进采石，刺杀徐寿辉，在风雨交加中登极称帝，挥师直逼应天而来。

应天城里一片惊慌。平民百姓和胆小的官吏且不必说，就连参与议事的将领们，也显得不知所措。有人提出弃城出奔，还有人竟主张开城投降，唯独新到应天不久的刘基在一旁张目不语。朱元璋看出他必有主张，请他到内室中，刘基果然激奋地说道：“主降及奔者，可将其斩首！”遂向朱元璋陈述了诱敌深入、设伏龙江的邀取之计。他最后还向朱元璋鼓气说道：“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战事果不出其所料，陈友谅骄狂而来，却落得中计大败而归。这场龙江之役，成为朱元璋与陈友谅之间军事斗争的转折点。从此以后，陈友谅不再具有军事上的明显优势。次年“吊民伐罪，纳顺招降”的西征，以及两年后惊心动魄的鄱阳湖决战，也都以朱元璋大获全胜告终。最强有力的对手终于被消灭掉了。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派人杀害了小明王韩林儿，彻底撕下了

红巾军将领的面纱。从第二年起，他便不再使用宋龙凤年号，改用吴元年纪元。九月间，大将军徐达率师攻克平江，张士诚被俘自尽，朱元璋剪灭群雄统一全国的大局已定。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元璋为当时已经出生的七个儿子正式取名，他在祝告太庙文中写道：

维子之生，父命以名。典礼所重，古今皆然。仰承先德，自举兵以来，渡江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次曰棣、曰栢、曰棣、曰櫟、曰桢、曰椿，从孙一人曰炜（后更名守谦），敢告知之。（《明太祖实录》卷二八下，吴元年十二月丙寅）

从此以后，朱棣和他的几个兄弟才有了正式的名字。这一年他八岁。

五天之后是旧历除夕，应天城里气氛又不同于往年。在辞别旧岁、桃符更新的爆竹声中，一个新的封建朝代——明朝诞生了。

正月初四，皇宫中举行了极为隆重而繁琐的登极仪式，朱元璋正式登极称帝，建元洪武，并且册封正妻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太子。登极和册封仪式完毕后，朱棣先同几个兄弟一起去拜贺母后马氏，然后再去拜贺长兄太子朱标。拜贺仪式统统是事先安排好的，一片礼乐声中，由二哥朱棣代表大家背诵一段贺词：

小弟棣兹遇长兄皇太子荣膺宝册，不胜忻忭之至，谨率诸弟诣殿下称贺。（《明太祖实录》卷二八下，吴元年十二月乙丑）

看上去就像是演戏一般。但是素来相处无间的兄弟，从此开始有了明确的身份之别，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朱元璋如此迫不及待地选定太子，是因为他将元朝皇室衰微与纷争归咎于不立太子的缘故。他希望太子同其余诸子们能够敦睦相处，以巩固朱氏的天下。几天后，朱元璋在文楼借故向太子询问起“七国叛汉”的是非曲直。

“曲在七国。”十三岁的太子按照讲解经史的儒臣所教来回答，不想却遭

到了朱元璋的训斥。

“这是讲官的偏执之说。”朱元璋正色道，“景帝为太子时，曾杀吴王世子，招致怨恨，登极后又听信晁错之言，轻易黜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明太祖宝训》卷二《教太子诸王》）

其实这并非朱元璋的真实看法，他这番话只是说给太子朱标听的，至于对朱棣和其余诸子，他则大讲藩王必须恪守上尊天子的训条了。不过此时还未分封诸王，朱棣和兄弟们受封藩王是在三年之后。

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初三，朱元璋在奉天殿和华盖殿群臣盛大宴会上宣布了首次封藩的安排。

“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朱元璋对群臣说道，“我亲率师旅，以靖大难，靠皇天眷佑，才得以平定海内。然而天下之大，必树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如今诸子已渐年长，应该封以爵号，分镇诸国。这并非我私庇自己的儿子，而是遵循古代先哲王的榜样，为求国家长治久安。”

“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群臣异口同声响应。

但当时功臣尚未封赏，便先封诸子，朱元璋感到还是多讲几句道理为好：“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天子就是这样做的，所以行之久远。秦始皇废而不行，很快便致亡国。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有治有乱，那就要看他们各自做得如何了。”（龙文彬：《明会要》卷十三《册封皇子》，引《皇明大训记》）诸臣自然仍无异议，封藩之事便这样决定下来。册封诸王的正式诏谕出自当时以文章名世的王祿之笔：

朕荷天地百神之灵，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艰难创业。惟时将帅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应正统。考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长者，必正位储贰。若其众子，则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盖明长幼之分，固内外之势者。朕今有子十人，前岁已立长子为皇太子。爰以今岁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为秦王、第三子为晋王、第四子为燕王、第五子为吴王、第六子为楚王、第七子为齐王、第八子为潭王、第九子为赵王、第十子为鲁王、侄孙

为靖江王，皆授以册宝，设置相傅官属。凡诸礼典，已有定制。于戏！众建藩辅，所以广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亲支之厚。古今通谊，朕何敢私？尚赖中外臣邻，相与维持，弼成政化。故兹诏示，咸使闻知。（《明经世文编》卷四，王祹：《拟封建诸王诏》）

这无非是将朱元璋宴会上的话又重新说了一遍。

四月初七，晨鼓响过三下，宫中显出不同于平素的庄重肃穆气氛。仪式执事人一清早便各就其位，隆重的封藩仪式开始了。

朱棣身着九章冕服（按：明初诸王服饰与太子埒，见《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卓敬传》。诸王冠服之制始定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同即将受封的诸王们一起，在引礼官带领下走进奉天门的东门，到奉天殿门前跪了下来。宣制官宣读完朱元璋封藩诏后，诸王便依次进入殿内接受金册和金宝。首先是朱棣，然后是朱栢，第三个便是朱棣了。

奉天殿中严肃的气氛掩盖了应有的喜庆，一切都是按照固定程式进行的。朱棣在一阵礼乐声中走到御座前——上面是父皇，父皇身旁是长兄太子。读册官开始跪下来宣读金册上的文字：

昔君天下者，必建屏翰。然居位受福，国于一方，并简在帝心。第四子棣，今命尔为燕王，永镇北平，岂易事哉？朕起农民，与群雄并驱，艰苦百端，志在奉天地、享神祇。张皇师旅，伐罪吊民，时刻弗怠，以成大业。今尔有国，当恪敬守礼，祀其宗社山川，谨兵卫，恤下民，必尽其道。体朕训言，尚其慎之。（龙文彬：《明会要》卷十三，转引《皇明大训记》。按：其所记为册封秦王文，因诸王册文除名讳、封王及封国不同，余皆相同，故此据册秦王文改）

诸王册文，除去名讳、封王和封国不同，其余文字都是一样的。

所谓金册，实际上只是两片金页，上下有孔，用红绦联缀在一起，有些像书的样子。册文均用楷体，镌在金册上。外面用红罗销金夹袱包裹着。金宝就是一方金印，上有“燕王之宝”四个篆字。（洪武三年〔1307年〕分

封藩王时有“燕王之宝”，迨燕王朱棣夺位登极称帝，燕王金册、金宝遂废而不传。其制详《明史》卷六十八《舆服四》）金宝放在饰金木篋之中，外面也覆着红罗销金夹袱。

左丞相李善长将金册、金宝一一捧到朱棣手中。（《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李善长传》，卷五十四《礼志》）他庄重地接过来，交给身旁的内侍，然后向着御座伏俯下去。……

朱棣在一片礼乐声中，随着引礼官走出奉天门。燕王的生活从此开始了。这时他还差十天就满十岁了。

从宫廷到塞下

枯燥的宫廷生活是那么寂寞乏味，更何况像朱棣这样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宫廷里的人们都仿佛被一根根无形的绳索捆绑着，无论他是皇帝、后妃，还是太子、藩王。

封藩的第二天，朱元璋就亲自为诸王选定了相、傅、录事、纪善等官属，都是些“老成明经慎行之士”（《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志》）。他把这些人召到一起，对他们讲道：“辅导之臣，就好像法度之器。木匠得到材料后，必加绳削，方能成器。太子和诸王也必须有贤辅开导赞助。我将此重任委交于你们，你们首先要正己，然后方能为我辅导诸子，匡其德义，明其善恶，使知趋正而不至流于邪恶。”（《明太祖实录》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丙寅）

为教育诸子，当年冬天，朱元璋命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存放其中，并聘请四方名儒到堂中教授诸子。他听说有个名叫李希颜的宿儒隐居乡里，很有点名望，便亲自写信，延请来做诸王的老师。这个李希颜学识虽高，脾气却甚古板，诸王有不听教诲的便要挨打。朱元璋看到后，心疼得很，有一次抚着儿子被打的额头几乎发作起来。这时马皇后出来劝解说，师傅以圣人之道教育诸子，是不可责怪的。朱元璋听到后平静下来，这正是他所希望 and 要求的。李希颜教习诸王时间最久，直到他们陆续就藩后，才又重归故里。

(《明史》卷一百三十七《李希颜传》)

朱元璋对诸子的要求一向是极其明确而严格的。早在当年给诸子命名时，他就命内侍制成“麻屨行膳膳”(麻鞋和行囊)，并且规定：凡出城稍远时，年长诸子必须“马行其二，步趋其一”，以使之不致因环境优异而骄惰。(《明太祖实录》卷二八下，吴元年十二月丙寅)其实当时年龄最长的朱标才不过十二三岁。当然，朱元璋本人十二岁时即已父母双亡，为有钱人家放牛看羊，挨冻受饿了。朱元璋还命人将古代孝行和自己艰难征战的经历绘制成图画，颁赐给诸子，让他们早晚经常览观。“富贵易骄，艰难易忍，久远易忘”，这就是朱元璋教育诸子的信条。

幼年的朱棣和他的兄弟们被皇家正统教育包围了。正如朱元璋所自称的那样：“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这实在是令人难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食一用，都要受到教育训戒！(《明太祖实录》卷八〇，洪武六年三月癸卯)

洪武元年(1368年)冬季的一天，朱元璋退朝还宫，朱棣和众兄弟们陪侍在父亲身边。当他们来到宫中一片空地附近时，朱元璋指点着对诸子说道：“这块空地之上，并非不可以建造亭台馆榭，以作为游乐之所。我之所以不建，是因为不忍重伤民力。过去商纣王大造琼宫瑶室，结果招致天下怨恨。汉文帝就不是这样，他也曾动过修造露台的念头，因为痛惜百金之费而作罢，结果国富民安。你们要牢记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呵！”(《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己巳)朱棣和兄弟们虔诚地听着，他们已经很习惯父亲的这种随时随处的教诲了。

洪武六年(1373年)，朱棣从他父亲朱元璋那里得到了两部书，一部是《昭鉴录》，一部是《祖训录》。他翻开《昭鉴录》，书中的内容全都是采录的汉唐以来藩王善恶事例。但这绝非仅仅让他读些历史故事，对于父亲的这番用意，朱棣是很明白的，他必须竭力去效仿那些载入史册的为善的藩王，至少必须让父皇感到他是这样做的。至于那部《祖训录》，尽管都是平日听惯了训言，但朱棣仍然不得不仔细阅读记诵，而且遵照吩咐，抄写到王宫正殿内宫东壁墙上，因为朱元璋认为，这样做可以使诸王们随时观览自省，做到

敬守祖法。（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将两书混一，记为《昭鉴祖训录》，误。《昭鉴录》为宋濂作序，《祖训录》为朱元璋亲自作序，二书内容迥异。）

转过年来，朱棣十四岁。正月里，他随同太子和诸王们一起在阅武场祭祀了旗纛之神。仪式并不十分复杂，对朱棣来说是件饶有兴味的事。阅武场上早已建好了七座神坛，祭祀时太子骑马走在最前面，后边依次是秦王、晋王，然后是燕王朱棣，再后面是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为周王）、楚王……仪仗鲜明。来到神坛前，仍是太子领头，依次行礼之后，诸王们便一起到太子的行幕中去吃肥肉（祭祀用的羊、猪肉）。朱棣已经参加过不少次祭祀活动了，他同父母兄弟一起祭过天，祭过功臣，拜谒过太庙。但这次简单的春祭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朱棣正式修备武事的开始，预示着他即将成年。

洪武八年（1375年）冬天，朱元璋命太子、诸王出游中都讲武，燕王朱棣却未同行，朱元璋准备为他册妃完婚，选定的燕王妃是徐达长女。这是一位贞静好学的姑娘，素有“女诸生”之称，朱元璋对此早有耳闻，于是找了徐达来，对他说道：“你我布衣之交。自古以来，君臣相契便可结为姻亲，希望你的长女能同我四子成婚。”（《明史》卷一百十三《成祖仁孝皇后徐氏传》）徐达连忙起身拜谢，皇帝的话是不能违背的，更何况这本来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订亲的日子选在第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当天，由宣制官在宫中正式宣布“册徐氏为燕王妃”，然后遣使持节至魏国公府。行纳采、问名之礼，并定好迎亲日期。

迎亲那天清晨，朱棣率王府官属来到魏国公府。府内早已得知消息，宾相站在府门东侧，按照仪式规定问道：“敢请事。”但他并不直接与新郎通话，而由一名引进去跪禀朱棣。“我来奉制迎亲。”朱棣也按照规矩回答，引进再将朱棣的话传告宾相。等到主婚人魏国公徐达迎出大门外，朱棣才在引进带领下进入府门。他身后跟着一名执雁的随从，这只雁要交给魏国公徐达，再拜过魏国夫人，这时王妃徐氏才由宫人傅姆导出，站在母亲魏国夫人左侧。这是女儿出嫁前父母的最后一句叮嘱，然而连这句话也已被规定下来。“戒

之戒之，夙夜恪勤，毋或违命。”徐达必须这样说，夫人也只能说：“勉之勉之，尔父有训，往承惟钦。”此后便要迎王妃回宫行合卺礼（《明史》卷五十四《礼志》）。

这一年朱棣十六岁，徐氏小他两岁，只有十四岁。朱棣当时决然没有想到，这位淑媛文静的将门之女，二十五年后，竟成为他夺位战争中的得力助手。

十六岁的朱棣在父亲眼中，已经长大成人了。婚后一个月，朱元璋便命朱棣和兄弟们一起前往中都凤阳。他的用意很明显：在诸王即将就藩之前，让他们看看祖宗肇基之地，使他们知道前辈创建帝王功业之由兴，同时也使他们离开宫廷，更多地接触到民间生活。这确是必不可少的一课。

这是朱棣第一次来到自己的祖籍凤阳。他的祖父母就埋葬在这里。在这片父亲曾经放过牛羊、当过小和尚的土地上，朱棣仿佛看到了那些图画中描绘的父亲艰难征战的场面。这也是朱棣第一次离开宫禁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记忆。直到他登极之后，还曾感慨地说道：“朕少时尝居凤阳，民间细事，无不究知。”从这时起，除去偶尔被召赴京师外，他基本上一直生活在凤阳，直到就藩北平。（《明太宗实录》卷二四，永乐元年十月乙未）

分封诸子，各立藩国统辖军卫，利用他们去取代功臣掌管军权，这是朱元璋巩固家族统治的重要步骤。但是他同时也担心拥兵在外的藩王与皇储不能和睦相处，因此花了不少心机对他们反复教诲。当时正在修建的诸王宫殿城门，也统一定为“端礼”、“广智”、“体仁”、“遵义”等名称，以使诸王睹名思义，诚心藩屏帝室。（《明太祖实录》卷八七，洪武七年正月乙亥）真可谓用心良苦。

谁知偏偏有不识时务的人，要来触一触朱元璋这根异常过敏的神经，这个人便是小小的平遥训导叶伯巨。

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通经术，国子生出身。（《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叶伯巨传》）洪武九年（1376年）闰九月初九，钦天监奏称：“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开国规模》）。按照当时人说法，这是“七政皆乱”，属于灾祸之兆，皇帝照例要诏求直言，叶伯巨